

台湾卧龙生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天馬霜衣

卧龙生 正宗港台武侠名著

卧龙生著

天马霜衣

春风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三·沈阳

十三

李文扬欠身说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林寒青接道：“晚辈曾得青云观主转下示谕，带这位林兄晋谒，惊扰静养，还望恕罪。”

审判周簪两道森寒的目光，转注在林寒青的脸上，缓缓问道：“孩子这瓶千年参丸，可是你送来的么？”

林寒青一时间想不出该如何措词答复，沉吟了良久，才道：“参丸虽是由晚辈带来，但却不幸在途中被人窃走，晚辈为追寻这瓶参丸，吃了不少苦头。”

神判周簪缓缓把两道目光，移注屋顶之上，问道：“你吃了些什么苦头？”

林寒青当下把追寻那参丸经过，仔仔细细的说了一遍。

这其间包括了多少险恶的经过，和无数的辛酸。

神判周簪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待老夫伤势痊愈之后，非得去瞧瞧不可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经验、武功，都非我等能及万一，三十年江湖中事，只怕无一能瞒得过老前辈了。”

周簧道：“天涯辽阔，世界广大，老夫虽然足迹遍走五湖四海，也是无法尽知人间遗事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什么事？你且说来听听，老夫当尽我之能，给你答复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老前辈熟知江湖人事，可知那玄皇教的来历么？”

神判周簧缓缓闭上双目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玄皇教一向活动在云贵边区，不常和中原武林人物来往……”

李文扬道：“但目下他们的势力已经伸延到江南地带，那名闻一时的桃花居，就是他们伸入江南势力的大本营，他们利用美色作饵，已然收罗了很多江湖高手。”

神判周簧双目闪动，环扫了室中之人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李文扬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在下虽在桃花居中，留居了一月之久，但竟未能窥得其中奥秘，说来实感惭愧得很，正因如此，在下深觉那主持其事的人，不可以等闲视之，假以时日，玄皇教必将在江南道上，大行其道，那时，恐又将为江南武林，带来一片杀劫。”

“晚辈虽想为我江南武林同道，消解劫运，但自知才能不足独挡大任，那主持玄皇教的首领，亦不知是何许人物？老前辈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五湖四海，想必知那玄皇教来历，和那主持人物为谁……”

韩士公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接道：“老夫身临其境，被他们施用药酒灌醉，囚禁了两年时光，可惜，老夫始终没有机会，和他们那些主持大局的首脑人物，动手相搏一场，两年不见天日的囚禁生活，就老夫而言，乃生平未曾受过之辱，这般闷在心头的怨气，一直难以忘怀，李老兄如有扫荡那桃花居

的用心，兄弟愿为先驱。”

林寒青插口说道：“玄皇教主，在下倒是见过！”

李文扬急急问道：“是何等模样的人物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他们头脸之上，都戴有深厚的面罩，无法窥得庐山真面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在下初时以为那艳帜高张的绿凌，是主持大局的首脑，及后才发现在她身后，仍有其他之人。”

一直静听，久未说话的神判周簪，突然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这玄皇教乃云、贵边区的一个小小帮会，其主持人物，乃中原下五门中一个独行大盗，被迫不能在中原立足，逃往云、贵边区的大山之中……”

他突然停了下来，似在忖思，又似在休息，足足停了一盏热茶工夫，才接道：“那人的武功，十分平庸，但却极善施用迷魂药物，在云、贵边区的大山之中，收罗武林亡命之徒，创立了玄皇教，苟安于深山大泽之中，似这等一个毫无实力的小小帮会，竟也敢问鼎中原，逐霸江湖。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因此，才觉有异。”

周簪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其间，定然别有内情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据晚辈所见，那玄皇教是个充满诡奇神秘的组织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老朽虽然被他们囚禁了两年之久，受了无数的折磨，但却一直被禁制地下石室之中，对那玄皇教中的隐秘，却没法窥得，不过老夫曾和几个送饭之人，动手相搏几招，那些人的武功，虽然无法与当今第一流高手相比，但武功亦算不弱，如若那主谋大局的首脑人物，只是一个下五门的毛贼，只怕难以领导起这般人物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虽未正式和玄皇教中人物动手，但耳闻目睹所及，那主谋大局的人物，乃是个阴沉毒辣，兼而有之的人物，决非一个下五门的盗匪可比。”

神判周簧缓缓闭上双目，道：“老夫始才之言，已是数十年前的往事了，数十寒暑，变化是何等广大，也许那玄皇教，早已另易其主了。”

微微一顿之后，目注林寒青道：“孩子，你把遗失那千年参丸之事，仔细的讲给我听上一遍，或可由你们详细的经过情形之中，听出一些变化。”

林寒青微微一叹，极为仔细的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。

神判周簧闭上双目，听得十分用心，直待林寒青把话说完，才缓缓睁开双目，接道：“孩子，这瓶千年参丸是何人要你送来的？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在下是奉家母之命，送药而来。”

神判周簧目光一闪，道：“是令堂大人？”

他脸上虽然包着白纱，无法看到他的脸上表情，但他的充满着惊讶的声音中，显出他内心感受到的讶异和激动。

林寒青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重大的事情，霍然站了起来，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，又缓缓坐了下去。

李文扬目光一掠韩士公，欠身而起，道：“晚辈还得去迎接一下舍妹，先行告退。”

韩士公久走江湖，察颜观色，那还有不明白的道理，紧随着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在下，也要告便一下。”

站了起来，随着李文扬身后而去。

神判周簧，目睹两人背影，逐渐远去，消失在夜暗之中，轻

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心中可是有很多疑问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身世飘零，从记事那年，就一直住在北岳枫叶谷中，十余年来，未离开那山谷一步，此次突然奉了母命为老前辈送来千年参丸……”只觉下面之言，无以为继，只好缄口不言。

周簪缓缓说道：“你心中有何怀疑之处，尽管说出来吧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十余年来，晚辈有一事，一直耿耿于怀，深望老前辈能给予晚辈一个明示。”

周簪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的身世！”

周簪沉吟不语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令堂从没有告诉过你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慈命森严，晚辈一问起身世之事，家母就沉下脸色，叱责晚辈不许多问，但晚辈身为人子，连生父、身世，都无法了然，怎不令晚辈耿耿难忘呢？”

周簪叹道：“孩子，你虽然问的不错，但老夫确不便擅自奉告，令堂大人，巾帼须眉，智计过人，她不肯告诉你的身世，想必是时机未到，唉！但老夫可以告诉你一点后果，如若你的身世，此刻大白于武林之中，江湖之上，立时掀起一片混乱，别说令堂大人，难以对付，就是老夫和令师，一齐出面，只怕也难使掀起的一场波澜，平息下去。”

林寒青听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前辈是知道了？”

神判同簪点头应道：“当今武林之间，知道你身世之人，除了令堂、令师和老夫之外，就只有天鹤……”

他似是突然警觉到失言，赶忙住口不说。

林寒青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天鹤上人可也知道么？”

神判周簧已知难再改口，只好硬着头皮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还有天鹤上人，但他所知有限，而且他不会告诉你。”

林寒青突然想到天鹤上人舍身入毒宫的悲壮之事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“我还对那天鹤上人身入毒宫之事，存了无比的好奇之心，看来我的身世，就是个最大的隐密，今宵如不能借机问个水落石出，只怕今生难再有了然身世来历的机会了。”

心念一转，站起身来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老前辈既知晚辈来历，尚望能不吝赐教，纵然其间牵扯有重大的江湖恩怨，晚辈亦将忍辱负重，决不轻举妄动。”

神判周簧摇头说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不论何事，只要老夫力能所及，无不答应于你。”

声中低沉充满坚决，毫无再商榷的余地。

林寒青心知再追问也是枉然，看来周簧是决计不愿说出，但又不甘心就这般罢手不问，当下不再多言，但脑际之中，却在想着如何激他说出之法。

只听周簧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不用多想了，可怜天下慈母心，令堂不告诉你的身世来历，那全是为着你好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难道就要我这般糊糊涂涂的过上一生不成？”

周簧道：“时机到来，令堂自会对你说明，孩子，你已忍耐了十数年，就还望能多多忍耐几日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纵不肯相告，晚辈亦将全力查询此事，非得追个水落石出不可。”

周簧缓缓躺下身子，道：“你可知令堂要你来此送药之意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不解。”

周簪道：“唉！令堂的用心，确为良苦，我虽然明明知道，也不愿使她失望。”

林寒青虽是聪明绝伦，但对江湖中事，知之不多，周簪这几句突来之言，听得他瞠目不知所对。

只见周簪缓缓闭上双目，道：“老夫这一生之中，施恩千万，但却未曾受过人点滴之报，令堂派你千里迢迢，送药来此，她虽未片言只字交待于你，但我已猜出她的用心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请恕晚辈愚拙，想不出家母用心何在？老前辈可否坦然昭示，也可使晚辈一开茅塞，增长点见识。”

周簪道：“孩子，你的身世，充满了凄凉，也牵扯着一件江湖上沉没大海的惨事，参与其事的人物，遍布大江南北，几乎尽包当代高手，株连之广，骇人听闻，此事始起于一件误会，但却造成了一件惊人的惨案，孩子！这虽然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。但迄今没有人敢提起这次事件，老夫虽然知道你的身世，也坚信这件武林惨事，起于误会，但一则证据不全，无法挺身而出，为你们洗雪，二则亦因为牵连太大，亦不敢轻举妄动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又是一顿，沉吟片刻，才接着说道：

“老夫已然说的太多，只怕又为你添增了甚多烦恼，令师虽然身负绝学，列身当代武林中有数高手之一，但武功一道，永无止境，一个人穷尽了毕生的精力，也无法学尽天下绝技，是以，武林中分列了甚多门派，有以剑术称绝，有以掌力驰名，每一门派中，都有它见长的武功，令师会的，老夫未必能会，但老夫知道的，令师也未必能够知道，令堂虽然未让你求我一言，但我知道她的用心，是让我授你武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这个晚辈如何敢当？”

周簪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不用推辞了，武功对你而言，实有无比的重要，不要说你送药而来的活命之恩了，就凭令堂节励冰霜，忍辱负重的精神，老夫也不能坐视，咱们武林中人，敬的是节妇孝子，何况你的资质，亦足可承继老夫的衣钵无愧……”

“你耐心的再等几日，老夫得千年参丸之力，料想再有十日，伤势即可痊愈，虽然还不能和人动手相搏，但传你武功，当无不可，不过有一件事，老夫得先予声明……”

林寒青道：“晚辈洗耳恭听。”

周簪道：“老夫可以传艺，但却不能和你有师徒名份。”

林寒青凝目沉思，默然不语。

周簪道：“这非是你的才质不足列身老夫门墙，承我衣钵，实是老夫还不配收你作为弟子，唉！江湖上有不少对我仰慕万分，千方百计，想学我武功，列我门墙，可是有谁知，我这一生之中，会有着三次败绩呢！”

林寒青长叹一声，突然起身对周簪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晚辈自从记事之后，一直为茫然的身世苦恼，家母对我虽然爱护有加，但一提到晚辈生父是谁，不是严厉的责叱，就是黯然低泣，吓的晚辈不敢再多问一句，但这等讳莫如深的情势，反而使晚辈更生急切了然身世之心，唉！晚辈已因此苦恼了十余年，不知受过了家母多少次的叱责，不知看过慈亲多少次黯然哭泣，但晚辈急切探求身世之心，有如怒潮澎湃，莫可遏止，可是天涯茫茫，那里去找一个能知晚辈身世的局外之人呢？”

“皇天见怜，使晚辈今宵能得遇上老前辈，既承赐告梗概，还望能赐告细节，家母命晚辈千里送药，或有暗求传艺之心，

但未必不可别作猜测？”

神判周簧道：“这可作何等猜测？你说给老夫听听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曾说过晚辈身世凄凉，际遇凄惨之言，定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周簧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晚辈的记忆之中，一直未留有父亲的印象，这件惨事，必然应在家父的身上了。”

周簧道：“儒子可教，果然是聪明绝伦。”

林寒青凄然接道：“老前辈既然知晓此事，敢望能够赐告晚辈，使晚辈一舒闷在胸中的一口烦闷之气。”

神判周簧缓缓躺下身子，沉吟不语。

林寒青只觉胸中的热血冲动，忍不住流下泪来，凄然接道：“老前辈今日如不肯赐告晚辈身世，晚辈只有长跪榻前，永不起身了。”

这位一向冷漠，带着深沉忧郁的青年，似是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，热泪滚滚，泉涌而出。

神判周簧似是受了深深的感动，缓缓坐起了身子，说道：“大丈夫泪不轻弹，你快些起来。”

林寒青抬起泪眼，道：“老前辈答应了么？”

神判周簧摇头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快起来，咱们再谈，老夫喜爱的是豪侠义士，最厌恶的是惺惺作态，没有风骨之人。”

林寒青拭去脸上泪痕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老前辈如若不说，晚辈只有去找那天鹤上人了。”

周簧道：“老夫不说，量那天鹤上人也不会答允于你。”

林寒青还待再问，突听一声重重咳嗽之声，传了过来，紧接着响起了一片零乱的步履之声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青云观主知命子当先而来，韩士公、李文扬紧随在两人身后而入。

知命子目光一掠林寒青，话却对周簧说道：“周大侠的伤势不碍事了么？”

神判周簧笑道：“庞天化被称参仙，这盛名果不虚传，想不到一瓶千年参丸，竟能把我由垂死中救了回来。”

他说的声音响亮，吐字清晰，显然伤势已好了大半。

知命子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吉人天相，周大侠平日恩泽广施，惠普众生，是以受伤之后，消息立时遍传武林，不知有好多人为你的生死担心，贫道虽然不愿张扬其事，但探病送药之人，仍然是络绎不绝。”

神判周簧接道：“老夫的交友虽广，结仇亦多，想来定然亦有甚多仇家，找上青云观来。”

知命子目光环扫了室中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还好，虽有三五个闻风而来之辈，但都被李公子挡了回去。”

周簧两道炯炯的眼神缓缓投注到李文扬的脸上，道：“老夫和令堂有过数面之缘，李世兄援手之情，老夫当在令堂面前致谢意。”

李文扬笑道：“老前辈当代大侠，能得渡此劫难，那是咱们全体武林同道的大幸，至于家母，近年来已避居清修，纵然是晚辈等，也难得见上一面，老前辈的盛情，由晚辈代为领受了。”

原来他怕神判周簧伤势大好之后，当真的赶到黄山，以他的身份盛誉，势必得母亲亲自接待不可，但母亲正值闭期，势难出见，此人虽然侠胆义肝，但生性却是高傲的很，如因无人接待，恐难免和黄山世家，造成误会，故而婉言相拒。

神判周簪微微一叹，道：“故交老友，大半凋谢，纵然还在人间，亦都遁世逃名，不再插手江湖恩怨的是非之中，只有老夫一人，还混迹在江湖之中，唉！当真是该退休了！”

知命子道：“周大侠感慨之言，那是无可厚非，其实遁世逃名，也仍是难避过江湖的恩怨牵缠，以贫道为例，我惟发避世，皈依三清，可也算逃离江湖，但这十余年来，仍有着无数的江湖人物，登门寻仇，贫道虽然再三容忍，但仍被迫逼的数次出手，唉！江湖上是非牵缠，已经卷入，再想摆脱，那真是谈何容易了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以周大侠的声誉而言，高过贫道，何至十倍，想图个耳目清静，逃世而居，更非易事了。”

韩士公突然插口接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江湖上这池混水，只要陷身其中，只怕这一辈子，也是无法洗得干净了，咱们这一代武林人物，你周大侠、庞大侠、天鹤上人，可算得三个大不相同的典型，周大侠闯荡江湖，仗义行侠，被人誉作铁面昆仑，活报应神判周簪，结仇之事，那是不用谈了，但那庞天化足不出户，但他的仇家之多，也决不在周大侠之下……”

周簪点头应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但最冤枉的算是那天鹤上人了，他淡泊名利，不求闻达，但偏偏有很多武林中的恩怨情事，牵缠到他的身上，他想逃名避世，偏偏有人找上门去和他算帐，连云庐，只不过几间茅舍，传说中，从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但实际上，他又能拒绝了那一个，在下去过，川中三义的铁拳贾飞也去过……”

满身包了白纱的周簪，突然一翻眼睛，望着韩士公道：“什么？据老夫所知，那天鹤上人左右两个仆人，都非平常人物，岂容人随便闯上连云庐去不成？”

韩士公突然豪气飞扬的接道：“那天鹤上人乃一代人杰，涵养、剑术，两皆深远，韩某人终生一世，也难以练成和他抗拒的武功，这就不用说了，致于他手下几个人，可未必能挡得住登山的人物了。”

周簧道：“怎么样？你和他们动过手了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那崔老大为人和气，放了咱们一马，但那李老二却是穷凶极恶，六亲不认，迫的老猴儿硬闯了上去。”

周簧道：“你能胜得那李老二，武功也算得不错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就在老夫等闯上那连云庐的同时，亲自看到了天南二怪。”

周簧怔了怔，接道：“白发龙婆……”

韩士公道：“除了那白发龙婆之外，还有一个白发老翁。”

周簧道：“那是颧龙常剑，此人在数十年前，原是中原武林道一位极负盛名的黑道人物，后来被人迫离中原，远走天南，不知如何竟投入天南一门，这两人找上连云庐，不知为了何事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向那天鹤上人，讨取天南二宝。”

周簧道：“鱼肠剑和天龙甲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此二物。”

周簧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那天鹤上人淡泊名利，天南二宝虽是武林人物个个希求之物，但也未必能看在他眼中，天南二怪找上连云庐去，必是受人挑拨无疑。”

韩士公似是突然想起一件十分重大之事，说道：“周大侠经年在江湖走动，博闻多见，可算得举国第一。”

周簧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有何见教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当今江湖之上，有一位剑术名家，和那天鹤上

人交相莫逆的白奇虹，周大侠识也不识？”

神判周簪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当世用剑名家，老夫虽未见过，也该有个耳闻，但却从未听过白奇虹其人之名。”

韩士公望望林寒青，道：“哈哈！林老弟，咱们被那丫头骗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但那鱼肠剑确是在他手中，不会错的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天南二宝虽非落在天鹤上人手上，但看来却是和他大大有关，天南二怪找上连云庐去，亦非无中生有，玄衣龙女其人，周大侠想必是知道了的？”

周簪点头道：“此女携天南二宝，进入中原，胡闹十几年后，却突然销声匿迹，不再在江湖之上露面，老夫昔年倒和她有过一面之缘，只不知她此刻是否还在人间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不但还健在人世，而且已委身侍人。”

周簪道：“她嫁给了那一个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就是那白奇虹……”

当下把巧遇寒月，陷身六星塘，连云庐求断手铐，得遇玄衣龙女，天南二怪闯上连庐，迫逼天鹤上人交出天南二宝，以及天鹤上人舍身入毒宫之事，极详尽地说了一遍。

知命子听完经过，不禁一叹，道：“天鹤上人，素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竟然也有着这样麻烦，看来江湖中人物，要想摆脱江湖是非，那是十分难能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天鹤上人名重一时，以他的身份，自是难和武林人物绝缘，他不惹人，自有人去找他，此中虽然有甚多不解之事，但都想不出因果出来，最是在下不解的是，天鹤上人竟是甘心束手就缚，听命那百毒仙子，随入毒宫而去，这也还在罢了，奇怪的是天鹤上人此去毒宫，据说是与天下武林同道有

关，这就叫人百思不解了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贫道似是听人说过那五毒宫之事，但如仔细想来，却是又茫然不知那毒宫何在？”

神判周簪道：“你们没有听过五毒宫那个地方么？老夫倒可告诉诸位一点有关毒宫之事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怎么？周大侠去过那五毒宫么？”

周簪摇头说道：“老夫虽未去过，但却知道的十分清楚。”

知命子道：“贫道亦谨听闻传说，当真是极尽恐怖能事，不瞒诸位，贫道事后想来，实是有些不信。”

周簪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传闻而来，自是无法避免渲染，老夫从一位故友的口中听到，那该是较可靠一些，说到恐怖，当世恐怕再无第二个所在，可与比拟了……”

李文扬接道：“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所在呢？”

周簪道：“令堂博学多闻，见识比老夫尤胜许多，难道李世兄就未听令堂说过么？”

李文扬道：“似听家母说过，但也不过是浮光掠影，约略一言。”

周簪移动了一下身体，坐的更为舒适一些，轻轻咳了声，接道：“那是处充满神秘气氛的恶毒所在，据说，在那五毒宫外十里方园之内，堆满了腐朽的落叶，和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浊流，腐叶一落浊流，浸在一起，年深久远，构成了一片天然的险地，外面稍加人工，修饰的不着痕迹，但人如陷身其中，有如踏上了流沙一般，不论何等武功，也是难逃死劫……”

众人听得甚是入神，六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在周簪的脸上。

神判缓缓闭上双目，接道：“腐叶、浊流，汇成的一片险地，更甚于流沙，使它那一股久年朽腐的一股毒气，别说陷入其中

了，单是那一股腐朽之毒，就能使人身受其害了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奇怪呀！难道五毒宫中之人，就不怕那腐毒之气么？”

周簪道：“物物相克，据说那五毒宫中生了一种奇花，香味浓郁，只要佩上一朵，就不怕那腐毒之气了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除了这片天然险地之外，不知还有何物？”

周簪道：“在那浊流、腐叶汇成的险地之内，大约有数百亩大小一块地方，五毒宫就筑建在那块土地之上，满集了无数毒物，计有五种之多，是谓五毒，那五毒之名，也就源此而来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如若是俗称的五种毒物，那该是物物相克，何以能五毒并存？”

周簪道：“这就不清楚了。”

李文扬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主持毒宫的首脑，又是个何等人物呢？”

周簪道：“这不但老夫不知，就是当代武林人物中，只怕也难找得出一二个知道之人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在下倒是知晓世间有两人知晓宫中之情。”

李文扬道：“请教老前辈。”

韩士公道：“一个是天鹤上人，但此人已入毒宫，那是不用提了，还有一个现居在连云庐上。”

林寒青接口说道：“你可是指那弱不禁风的白衣女么？”

韩士公道：“正是此人，那日天鹤上人随那妖女身入毒宫，在场之人，无不激于义愤，只有那匆匆赶来的白衣女子，毫不动容，反劝天鹤上人放心而去，她言谈之间从容镇静，挥手相送，毫无惜别之苦，如非早知内情，焉得如此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老前辈说的不错。”